



主 编：吴昌勇
执行主编：陈 曦
邮箱：akrbwhzm@163.com
本版编辑：陈 曦
刊头题字：张思成

文化周末

WEN HUA ZHOU MO



第 19 期 总第 88 期
2020 年 7 月
己亥年六月初三
星 期 四

23

为安康写点给力的

■ 槐籽

代中国文学画廊作了大贡献，是现实主义最后的引窝蛋。红柯，是陕西作家中的另类，他的永远的诗意至今让陕西的作家们不能望其项背。红柯是行走的诗人，但绝不单调的吟唱，他一直在沉潜中猛然出世，拿出诗与刀子，他的小说就是诗与刀刃的最完美结合。前两位作家，也曾一度写不出来——或者不是写不出，是要写出一个大动静来，写出来的东西可以死后用来作枕头垫头的。当路遥骂出“狗日的文学”时，你难道没听出他对文学的那种声带充血的爱吗？！

每个作家都会遇到沉潜期，你不能急，你要憋住，憋不住，你就拉稀摆带，自己把自己污着了。现在是浮躁的时代，大家还是急功近利的时候多，不少作家浪得虚名，也能在文坛上混得风生水起，这对其他混得寂寞的作家不是一种刺激？很多时候是的。我见过不少有才学的作家，他们有很好的生活积淀和思想能力，但遇着瓶颈了，怎么写自己都不满意，禁不住就羡慕那些风生水起的，谁谁又出版了一本散文集，谁谁又获得了一个什么文学奖，谁谁又被政府奖励了，发给大洋一万元——这样想多了，心就灰了，对文学的那份劲头就松了。我知道一个作家，早年十足的文学热血青年，这世界除了文学就只剩下他自己，现在你给他提文学，等于是当面骂他祖宗，他是要和你翻脸的。

我不想劝那些憋不住进而而不相信文学的人，让他们怎样抖擞了精神度过思想难关。沉潜期，是一个作家必须遇上的坎。过了这个坎，你或许就进步了，进了新境界了。沉潜期，是一个作家，或者真的写作者，对于自己的知识、思想、实感与未来玄想一次集中的打破、重建、整理、融合，是一个写作者真正成熟前一次从内向外的整理，因此一个有出息的作家走出低谷之后，他一定面貌一新。作品的突破，在于思想的突破，而作家的思想是需要精耕细作的，一次沉潜，相当于一次土地耕耘，一次土地整理，一次地力培育。

写作不完全是自己的事，它根本上是时代，是历史的事，也更大众的事。没有大众的命运就没有文学的命运。因此，时代既然使命在焉，你就得有充足的思想准备，比如沉潜，比如写不出来可能正是为了更好的写出来，比如你的文学观念可能依然停留在几

十年前，比如你的文学表达还没有超出一个高中语文老师对好作文的判断，比如在文学价值上鲜花与荆棘的两选——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，一定要经得住这样的考验，不去跟风，不去和卖相好的人比运气——要始终明白，自己能写点什么，能为生活的这个时代写点什么，它发自你内心，带着你的元血、元气，你敢面对它的每一个字。

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不容易，奋斗不容易，得到不容易，放弃也不容易，坚守更不容易，创新不容易，多走几步不容易。但对文学来说，这些艰难恰恰正是财富。生活总给你温情的一面，那一定是在骗你，你会成为温水青蛙；生活拿冷酷吓唬你，那是生活在爱你，有经历的人有故事，有精彩。

这个时代现在越来越需要文学的参与，人们需要有一种文学的寄托，一种真实的寄托，一种可以从现实走向理想高处的寄托。对于普罗大众来说，哲学太高大了，文史太陈旧了，唯有文学，还能容易深入普通者的内心，他们用文艺的方式与空中的理想对话，与现实的骨感对话，他们因为文学的参与，而把各种人生的不顺看得淡然些，然后好走走路，走到下一个路口。

今天我们站在安康这片土地上，说到文学创作，说到文学应该担当的时代使命，眼前会有热血浸透的土地和鲜花盛开的土地这样两种意象，前者是历史，后者是现实。我们曾经为她写过一些什么，那已然成为历史的烟云且退入历史的深处。新时期以来，安康的文学与安康这个地区发展的命运一起，既走向未来更退入历史，是责任也是宿命使然。这期间，我们的作家们有过努力，有过贡献，力争把最原真的，同时又嵌入历史之楔的安康故事重现在这片同样生长思想的大地上，一批作家走进安康的“催收催种”之声，宛如布谷之鸣——带着农事的真诚，也带着辛劳的血与汗。他们留下一批厚重之作，把安康的故事传播开去，无论是小说，还是诗歌、散文，以及纪实文学、文学批评，能够被中国当代文学史记住的，也依稀在——我们完成不用虚而无自惭。比如李春平、张虹、杜文娟、陈敏、李小洛、王晓云、黄

开林、柳庆康、曾德强、叶松敏、姜华、白公智、吴昌勇等等，在他们前后左右，行进着以队伍计的文学创作者群，他们中的面貌鲜明者不断凸现出来。他们都以自己独有的创作姿态为安康的文学留下学习比较的标本，因为他们创作本身，就说明了从内心出发向生活、思想与形象要创新的特别意义，至少也说明，他们鲜明的创作面貌，正是他们的文学树立起来的面貌，他们总是试图写出鲜活的、不同于他人的文字，这构成人物的文学，也证明文学不能重复。

无论向历史挖掘，还是向现实挖掘，安康都是文学的富矿。安康伟大的移民历史正好对应了中华民族历史变革的关键时期，由明清而来的历史风烟，正好可以回答那些可能出现在我们笔下的文学故事的历史基因。大家族故事，是秦巴山及其汉江、月河谷地还未深挖的金矿；盐道与茶道故事，那是开放经济顽强踏出的弯弯驿路，它不仅在输出也在引入；秦巴山的货栈与商号故事，也不单是民族资本最初渗血的呻吟，它也是至今影响我们日常的市场基因。它们，都将不简单是历史，而是文学形象塑造的新契机。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，安康土地上发生了最彻底、最根本的社会变革，它深刻地改变了至少三代城乡人民的命运。这些现实的风云，既激荡着秦巴山区安康人命运磨折的回响，也展开着他们稠密心思中那些坚韧或脆弱的部分，我们将看到生活的巨变，也看到社会微妙的撕裂，正如有赞美就有质疑一样，我们也看到经济开发、社会转型，特别是乡村变迁带来的从地理空间到心理空间的巨变，它们，或许是安康文学未曾触摸的——我们安康的当代文学远未深入到那些敏感的部位，感受到真切的历史与未来的战栗。站立当下热的土地上，我们必须为安康写点给力的文学，这给力是安康的精神，是安康的气象，它是安康的，更是中国的，是地域的，更是时代的，它将对秦巴山区人命运的秤重，无论高位还是庸常，无论惊涛骇浪还是平淡无奇，它们都能让我们当下安康的作家们，敢于向自己手中的笔深情地说，请喷涌吧！

“后疫情时代”安康文学的表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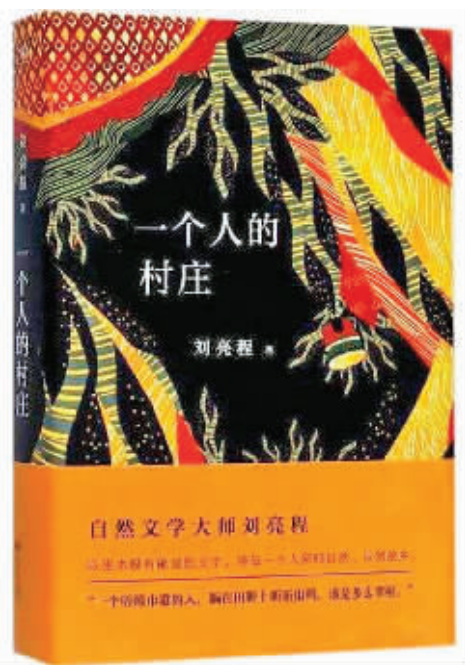
主持人：张思成

沉潜期，是一个作家，或者真的写作者，对于自己的知识、思想、实感与未来玄想一次集中的打破、重建、整理、融合，是一个写作者真正成熟前一次从内向外的整理，因此一个有出息的作家走出低谷之后，他一定面貌一新。作品的突破，在于思想的突破，而作家的思想是需要精耕细作的，一次沉潜，相当于一次土地耕耘，一次土地整理，一次地力培育。

一个作家总有一天是会有瓶颈的，那样，他心里搅动着创作的春水，甚至澎湃的海洋，就是笔下写不出来，或者写了撕掉了。我知道不少作家，早期“写事”葱茏，文采斐然，八方敬佩，但渐渐地到了一个梗结点，他就写不出来了。

写不出来了，是写作者挺尴尬的事，好比上了年纪，精力不济，做什么也不敢像年轻时那样逞能了，人面前自觉将锋芒收了几分。有人就不写了，他是真写不出来了，至此就放弃了。有人在挣扎，在阵痛，在憋气，坚持不相信自己的写作是如此惨淡的，怎样就写不出来了呢！

后一种作家，在憋蛋，他是要下一个大蛋的。陈忠实老先生就是这一种，他终于给中国当代文学熬了一个大蛋、巨蛋，这个蛋的出世，让中国当代文学少丢多少丑啊——你算算，当代以来，中国文学画廊里，能有几个鲜明的人物呢？！特别是新时期以来，有几个文学形象是新塑的呢？而不创造文学新形象的文字，还叫文学吗？陕西的另一个作家路遥，也是能辛苦熬蛋的，他的蛋是正宗土鸡蛋，个不大，气色正，有营养，所以也给当



告别——一种哲学的仪式

——读刘亮程散文集《一个人的村庄》

■ 叶松成

着生命自身的本色和质地。生命本身并不高贵，并不值得炫耀和讴歌，但当卑微、弱小，以一种纯自然的状态，尽显自己顽强韧性的时候，它就超越了物质的边界……作者的回眸让我感动，他不是冷漠的审视，而是热切的，却又不乏理性的克制，他从容地让自己的文字走出狭隘的束缚，寻着远处的光亮前行，并悄然拨开笼罩在记忆里的阴郁、惆怅、迷惘，他用一个八岁孩子的眼光，探视这个世界的深度和广度，他的发现固然是有限的，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铺展着走向远方的宽广……《一个人的村庄》，作者在文字稠密的编织中，抒怀告别的情绪：村庄是泛黄的、破损的、衰朽的，但它是生命的依托，它繁衍了渺小，也孕育了伟大。村庄的根脉是扎在自然中的，无论是荒滩或是沙丘，只要有根的地方，就有生命的萌发与茁壮……

作者笔下的村庄，是绝对的个人化的村庄，但又是弥漫着浓郁的生命气息的村庄，它不是画中的诗意般的田园风光，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绮旎、那种明丽，那种呼吸都带着甜味的江南水色，不是的！一切曼妙似乎都与这个村庄无缘。它是带着撞击般的震撼和尖利的刺痛，走进我们的视野，并触摸我们灵魂中那柔软的一角，于是村庄的荒寒、清瘦、粗糙，甚至还有几分颓败的轮廓，便几乎构成了意象的符号，它倔强地延伸在浩瀚的戈壁和沧桑的荒原上，也许它缺乏肌肉的丰美，但它绝不缺少骨质的坚强。村庄的本色，无需粉饰，它完全是最原始的裸露呈现。“整个白天村庄像一个梦，人都到地里去了，留下一座空村。你找一个人，只能找到一院空房子，院门紧锁，或者敞开着。一个人的家闲置在光阴里，树静静站立，墙默默开裂，鸟悄悄落到房顶又飞去。人不在时，阳光一样公平地期

照着每个院子，不会因为谁不在家而少给谁一束光明。（《一个人的村庄·黄沙梁》）这样的村庄没有半分矫揉造作的痕迹，它摇曳在自然中，它既是世俗的村庄，也是温情的村庄，它与生命共休戚。

刘亮程究竟要表现的是什么，“一个人的村庄”显然不是终极的命题，这个村庄是由多个村庄叠加而成的，是老黄梁村，是黄沙梁或是元兴官村？其实这样的追问是浅薄的，但又是真实的，因为任何生命的存在都无法抛弃它所经历的过程，于是，那个深夜都在叩击他灵魂的敲打声，正是生命过程的悠悠回响，它不绝于缕，萦绕在作者的脑际。刘亮程的回眸，其深邃性不在于姿态，他的记忆跋涉不是延展村庄的广度，“一个人的村庄”的空间是有限的，也是逼仄的，但刘亮程却是在向地底掘进，他抛开广度独向深度着力。那么他发现了什么，窥视到了什么，这也恰是我上面的设问。可以肯定地说，刘亮程在属于他的乡土世界里，为我们创造出另一幅别样的现实图景，而更为可贵的是他的乡土，包含着对自然万物的珍视和崇尚，他将一切生命都赋予了哲学的意义。或许可以这样说，贾平凹的《商州初录》等作品，在乡土散文的美学发现上，已经显露出一股勃发的姿态，那么刘亮程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等作品，则是将乡土散文的美学价值向前推进到了极致的境界。它于生命的原始状态中，发现了卑微、渺小所蕴藉的哲学意义：生命都有自身存在的方式，任何生命都是这个世界的实分子，人不例外，其它动物植物也不例外。

生命有着非凡的等同，他们同在一个物质的世界活跃着，为求生而挣扎。生命就本意上来说是高贵的，但又存在着强与弱的抵牾与消长。当然，作者不是写一种原始的生命状态，如果是那样，生命就无法实现自身

的超越与蜕变。刘亮程的着眼点，是将一切生命放在一个世俗的世界里，于是，生命就不再单纯，它被悄然附上了人性的因子，打上了人性的烙印。“人一睡着，村庄便成了狗的世界，喧嚣一天的人再无话可说。土地和人都乏了。此时狗语大作，狗的声音在夜空飘来飘去，将远远近近的村庄连在一起。那是人之外的另一种声音，飘远、神秘。莽原之上，明月之下，人们熟睡的躯体是听者，土墙和土墙的影子是听者，路是听者。年代久远的狗吠融入空气中，已经成寂静的一部分。（《一个人的村庄·狗这一辈子》）”这是一种极其真实的生命状态，它原始而又自然，但你却无法认领。是我们缺失了狗或是狗缺失了我们？这不是问题的所在，是人类自身在远离自然，而远离就意味着告别，如果人类所持有的关怀，能在告别中被拾取，并能在告别中找回本真的情怀，那么人才不会偏离自身，才会呼吸到纯正的天地之气……

“我在地上只有一个行将废弃的家园。在天上我没有自己的一砖一瓦。我注定要四处漂流的魂魄只有你——黄沙梁，这唯一的去处与归宿。

当我死去，我已全部归属于你。你能埋葬的，葬入你的黄土。

你理不住的，让它漂游于你的高远天际。与你的尘土、炊烟、树叶和草秆一起，一年年地，一起起落落。（《一个人的村庄·我的死》）

这样的告别是刘亮程式的，它的宗教感和哲学感是一体的，生命从来处来到去，不是简单的花开花落，其实，很多消失的并没走远，草枯了，草籽却落进了土里，生命的延续有舍去就会有生发，否定之否定是生命的必由之路。当告别成为一种哲学的仪式，人类的自我观照，便充满了人间的真爱。

大暑不知夏

爽气常如秋

二十四节气篆刻之三

梁未冬 治印

芒种

一候螳螂生；
二候鸣蝉始鸣；
三候反舌无声。

夏至

一候鹿角解；
二候蝉始鸣；
三候半夏生。

小暑

一候温风至；
二候蟋蟀居宇；
三候鹰始鸷。

大暑

一候腐草为萤；
二候土润溽暑；
三候大雨时行。